责编/晋文婧 版式/李晨 安徽日报

在同一轮明月下团圆

吴晓征

金风正荐爽，玉露初生凉，丹桂暗凝香，银盘又盈光。“在路上”的人儿思量着“在一起”，团圆与相思又触碰在柔软的心尖上。中秋佳节，给漂泊的人们提供了团聚良机，也映照出这一轮皓月深蕴的接续千载的文化情感价值。

这一轮圆月，是团聚的象征，承载着我们对家庭、亲人的思念与牵挂；游子奔赴的世界再大，终归眷恋一个有人等你的家。饮宴赏月，把酒言欢，聊经历收获，拉家常闲话，享受家人围坐的温馨、亲友相聚的欢喜、烟火相亲的年华。趁花月良宵、时光正好，放下一些倦游和社交，多享受人世间的美好聚首吧。

这一轮圆月，是文化的纽带，激发人们对团圆、和睦的情感共鸣。脚下土地，是生活根柢所在，节日习俗，联结传统与现代、过去和未来。“小饼如嚼月，中有酥和饴”，圆圆的月饼包裹美好的期许；小酌一杯桂花蜜酒，祝日子甜甜蜜蜜长长久久；猜谜斗才智，灯月共徜徉，今夕复何夕，共此灯烛光。共同的文化仪式感，把流年雕刻成胜景，文化中国的精神基因和独特标识，把我们热爱的生活，雕琢成最美丽的光阴、最生动的模样。

这一轮圆月，饱含人间情暖、家国情热。多少执勤交警、外卖小哥、防疫“大白”、社区工作者……坚守平凡岗位、关键工种，守护万家灯火、欢乐笙歌。良宵情切切，浪漫的不只是花月明媚，还有忠诚信念、无悔抉择；佳节爱融融，动人的不只是暖暖亲情，还有以身许国、不负重托。乘风好去，长空万里，直下看山河。多少相聚相守的人间情事，在天涯共此时的家国合鸣中上演，“国”正温暖地守护着“家”，庇佑着每一个人，就像一轮明月朗照着大地。

赶路人望着天上月圆，奋斗者助力人海梦圆。这烟火人间，从不缺少牵挂和惦念。相隔再远，一声问候、一句祝福，总能穿越万水千山：在同一轮明月下，心灵相伴、情感相牵，跨越时空，奔赴团圆。我们共祝国康家和人长久，年年岁岁共婵娟。

诗人的中秋与家国

■ 张勇耀

安徽是诗歌的沃土，也是诗人的渊薮，中秋自然也是最能激发他们诗情的节日。

唐朝，相传一位叫李贞白的江南处士，创作了一首《咏月》诗：“当涂当涂见，芜湖芜湖见。八月十五夜，一似没柄扇。”将当涂和芜湖两个地名嵌入诗中，想必这位江南处士正是今天的安徽人。“芜湖芜湖见”，简直可以媲美网络用语“芜湖起飞”了。

宋人梅尧臣是宣城人，咏月诗多与故乡有关，也与友情有关。庆历八年（公元1048年）他47岁，被授国子博士，赐绯衣银鱼，夏间携家人归宣城，曾至扬州与被贬于此的欧阳修相会。这两位情深意切的诗友，文学史上并称“欧梅”。恰逢中秋，可惜天阴，欧阳修作《中秋不见月问客》，梅尧臣作《中秋不见月答永叔》，又作《秋夜同永叔看月》《和永叔中秋夜会不见月酬王舍人》。中秋无月，天地似乎还笼罩在“庆历新政”失败后的阴影中，范仲淹、欧阳修等人相继外放，梅尧臣感受着秋意中的寒凉，描绘这一夜的月：“青天有右目，昏明不常开。常时翳云气，古鉴生莓苔。”右目，月亮的代称，天有右目而不常开，常被云气翳蔽，好像古镜上长满莓苔。欧阳修取出所藏紫石屏与众人共赏，屏上有月形图案，略可弥补无月的缺憾，梅尧臣借此宽慰欧阳修说：“天嫌物兼美，而使密云藏。已向石屏见，何须照席光。”物不得兼美，我们已经从紫石屏上看到月亮了，何必一定要有天上的月光照席呢。

至和元年（公元1054年），53岁的梅尧臣在泉州丁母忧，作《八月十五日夜东轩》诗。这是他于晚岁安静下来后，认真打量故乡的月亮：

“隔竹已见月，清光度溪来。移影上素壁，与我相徘徊。是夜正中秋，天地雾露开。人疑玉兔出，药杵不生埃。嫦娥倚冰轮，艳色若自媒。他夕岂不好，物意为之摧。”

月与人共徘徊，正见出他的寂寞。玉兔依旧在捣药，药杵从不生尘；娇艳的嫦娥倚月而立，好像在自我推荐。他想：别的夜晚就不如今夜吗？将今夜设为节日，只是造物主的意愿而已。诗人寂寞的心意正与母丧的哀伤、月色的寒凉形成照应，诗歌也写得冷静又不乏理趣。

张孝祥原籍和州，寓居芜湖，处在朝廷僻居江南，主战派与主和派此起彼伏的时代。他是主战派，一生的沉浮也与他的立场相关；而故乡总是在他失意落魄时抚慰他的疲惫和创伤。绍兴二十九年（公元1159年）秋，28岁的他回芜湖省亲，看到“景萧疏，楚江那更高秋，远连天茫茫，都是败芦枯蓼”（《多丽》）。这一年的中秋夜无月，他作《诉衷情·中秋不见月》词：

“晚烟斜日思悠悠，西北有高楼。十分准拟，明月还似去年游。挥玉斧，卷银钩，唤新愁。嫦娥贪共，暮雨朝云，忘了中秋。”

本以为在故乡能看到月亮，没想到月亮却被乌云遮蔽，想是嫦娥贪杯，忘记了中秋职守。他对嫦娥的批判是有所指涉的，那些“只把杭州作汴州”的主和派官员们，又何尝不是如此！

故乡月尚且不能慰藉他的愁思，何况他乡月。乾道元年（公元1165年），34岁的张孝祥复集贤修撰，知静江府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，于七月抵达桂林。时逢中秋，他作《水调歌头·桂林中秋》词，感叹“今夕复何夕，此地过中秋”，可知心境不佳；但看到“玉界拥银阙，珠箔卷琼钩”，也只得“聊复此淹留”，暂享这一轮圆月了。他在桂林吏治“有声”，这正是他天下志的实现，但任职仅一年就被罢免了，他在归程中经过洞庭湖，作词《念奴娇·过洞庭》：

“洞庭青草，近中秋、更无一点风色。玉鉴琼田三万顷，着我扁舟一叶。素月分辉，明河共影，表里俱澄澈。悠然心会，妙处难与君说。

应念岭海经年，孤光自照，肝肺皆冰雪。短发萧骚襟袖冷，稳泛沧浪空阔。尽挹西江，细斟北斗，万象为宾客。扣舷独啸，不知今夕何夕。”

即景抒怀，英豪阔大，忠贞皎白，明月照心，一片纯洁。张孝祥于乾道五年（公元1169年）38岁时回到芜湖，在这年夏秋间便与世长辞了。如今芜湖仍有他的园林遗址，每到中秋，芜湖人观看“镜湖映月”名景，依然怀想那位胸襟浩荡的芜湖诗人。

德祐二年（公元1276年），元军兵临城下，攻占南宋都城。此后不少南宋士大夫被征至元朝朝廷，宋末曾任史馆编校的绩溪人汪梦斗也在其中。虽然汪梦斗未受官职被放归，但北游经历还是使他倍感新奇。他一路赋诗填词，最后汇编为《北游集》。他在北方度过了一个中秋，作《人月圆》词云：

“寻常一样窗前月，人只看中秋。年年今夜，争寻诗酒，共上高楼。一奁明镜，能圆几度，白了人头。良辰美景，赏心乐事，输少年游。”

月还是寻常的月，人却不在年年看月之处，这个中秋也不能与友人登楼赏月、共赋佳篇。月圆月缺，青春易逝，即使逢到这样的良辰美景，也不能如少年时代那样畅快欢乐。这其中有对自身年华已逝的感伤，也蕴含着亡国易代之悲，以及客居时的故园怀想。

诗人愁思，往往系关家国；月圆月缺，正可寄托心事。一轮中秋月，联通古今情。此时我们举头望月，享受着月亮也享受着古人的馈赠，那些诗词也与这轮明月一起熠熠生辉，成为了中秋的一部分。

（作者单位：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）

▼ 9月8日，六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皋陶学校的小学生看着自己制作的月饼，体验到劳动的快乐。 特约摄影 陈力 摄

◀ 9月8日，在合肥庐阳经济开发区安庆路第三小学灵溪校区多媒体活动室，孩子们身穿汉服，学习手绘制作灯笼。 本报通讯员 赵明 摄

▼ 中秋来临，安庆市迎江区新河路“侨胞之家”热闹非凡，来自美国、尼日利亚、澳大利亚的归侨侨眷、海外侨胞与市、区侨联工作人员一起制作灯笼。 本报通讯员 黄有安 摄

时光流转寄亲情

■ 本报记者 王慧慧

那天，儿子放学回来，兴奋地和我分享入选学校集体做月饼活动的好消息。

每提及中秋，我的记忆都会回到童年的那座皖北小城。好像并没有浓浓的桂花香，更没有甜甜的桂花酒，但一定有洒满院的月光、回味无穷的大块月饼。父亲乡村出身，尤其重视传统节日，中秋节前几日便早早买回月饼。当时的月饼通常用草纸包着，上面用一张红纸覆盖，再用细纸绳系缠成十字结，每一斤为一封，足有盘子大小，各种口味，五仁、莲蓉、豆沙等等。母亲偏爱五仁味儿，但我们最厌其中的红绿丝，每次都背着她围聚在一起，揪啊、抠啊，最后心满意足吃了馅里那甜齁的大块冰糖。家乡的中秋，是香甜的，就像吃了一口象征团圆的月饼，滋润了味蕾，丰盈了内心。

中秋走亲戚，必须送月饼，且讲究送双数，忌讳单数。父亲推着自行车走在前，左边挂一袋水果、右边挂两只活蹦乱跳的大公鸡，我和姐姐拎着月饼跟在后面，满心欢喜。最喜欢去的是姥姥家，两个姨娘、四个舅舅，表妹表弟们，二十多口人欢聚一堂，处处欢声笑语。女人们厨房里忙活，男人们杀鸡摆桌也不闲着，孩子们吃月饼、捉蜻蜓、钓小鱼，那个简单纯朴的县城小院里，一片欢乐祥和。那个物质生活匮乏的年代，家家都不富裕，亲戚间更在意的是“走动”，而不是礼物的多寡。走亲戚，走的是亲情。

我常和儿子描述当年的八月十五。但斗转星移，他的中秋节里，大团聚、走亲戚，已然疏离，更多的是各种口味的甜美月饼和能够自由放飞的中秋节假期。幸而，风俗变了，传统节日的情感没有变：他了解中秋镌刻着历史，始见于《周礼》，盛于唐宋，对嫦娥奔月、吴刚伐桂、玉兔捣药等深谙于心；他深爱苏轼的《水调歌头》，懂得月的阴晴圆缺中，有说不尽的悲欢离合。

中秋，是期待团圆的，祭拜祈福也好，相聚庆祝也罢。当一家人围坐桌前，分享喜乐，感恩彼此，我满心欢愉。幼时，当父亲静静看着我和姐姐围在桌前专心抠红绿丝的憨态时，心中定也是这般满足与欢愉。

穿越千百年时光，希望我们永远留存“人月两圆”的美好希冀。

校园桂花今又开

■ 阚亚玲

每年中秋节前后，校园里的桂花都会尽情盛开。芳香四溢的香味，氤氲于校园，沁人心脾。每每到了这个时候，我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愉悦。

二十八年前，我第一次离开家乡，到千里之外的六安上学读书，第一次在校园遇见了桂花，第一次闻到了桂花的清雅馨香，第一次吃到了软软糯糯的桂花糕，第一次珍藏了一小包干桂花……我清楚地记得，中秋节的晚上，我打开教室窗户，突然嗅到一股淡雅的清香，这种味道令人舒服极了。循着香味走过去，我发现这股清香来自于学校教学楼后面的“小花园”，那里的花木甚多，有腊梅、冬青、黄杨、棕榈等等，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奇花异树。

但凡是花，自有别样的形态和花语，桂花自然也不会例外。我偷偷地折了一枝，在寝室里仔仔细细地端详，终于看到，那紧紧簇拥在一起的花瓣，虽然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，没有兰花的卓尔不群，但其香味里似乎裹挟着四季岁月的洗礼，潜藏着清新脱俗的雅致。连续几天观察之后，我写了一篇名为《校园的桂花开了》的小文章，甚至都没好好斟酌，便迫不及待地投送到学校广播站。

稚嫩的文字居然被广播站采用了，我的激动之情难以言表。更幸运的是我因此遇到了一位指点我写作的好老师。记得那位老师拿到我的稿子之后，没有过多修改，仅仅是用红笔圈改了几个地方而已。文章播发之后，再次遇到这位老师时，他鼓励我说，要想写出好文章，就要多读书，读好书，让书成为自己的精神财富。

此后，我一直铭记老师的教诲，将阅读的好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。也正是通过老师的点拨，我更加懂得阅读的重要性，愈发爱上了阅读。再后来，我也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，在充满花香的校园里、在教师的岗位上肩负起立德树人的光荣使命。我和过去一样喜欢阅读，继续保持勤于思考、乐于动笔的好习惯。

校园桂花今又开。微微幽幽的花香，弥漫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。我突然想到，这一年中如期盛开的桂花，历经冬的坚韧、采撷春的芬芳，汲取夏的炽热，酿成自己别样的雅致清香，最终却一无保留地回报社会、赠予他人，这难道不正是人民老师辛勤耕耘、无私奉献精神的生动写照吗？

我爱桂花的清雅，我更爱人民教师这一神圣而又崇高的职业！

（作者单位：宿州市砀山县砀城第一小学）

乡间秋趣润心田

■ 本报记者 吴江海

今年的夏天持续高温，为历年罕见。突然一夜间，没有任何过渡，早晚的气温降了下来，户外的山色变得五彩斑斓。

秋天就这样到了。

可能是年龄大了喜欢怀旧，小时过中秋的一些碎片印象又浮现在眼前。

在徽州，中秋是除了过年之外最重要的节日。在物资匮乏的那个年代，过中秋不仅意味着能吃上一小块月饼，还是小孩们欢乐的节日。

记忆中，中秋节那天，从早上开始，村里的大人便开始给孩子们扎“中秋炮”，也就是将稻草编织成发辫状，中间夹些细小的树枝之类，长约五尺，约手腕粗细，浸入水中数分钟，高高抡起甩在石板路上，响亮如放炮之声，名曰“中秋炮”。

中秋夜，家家户户都得吃团圆饭，即便贫穷之家也要比平时多添几个菜，把月饼切成几块，一家人热热闹闹聚在一起。

晚饭后，皓月当空，在大人们前后照料下，一大群10来岁的孩子人手一根“中秋炮”，从村头打到村尾，长龙般的队伍一路甩打，震耳欲聋，久久回荡在山谷中。

巡游到村外时，不时有大人溜到路旁的菜地里摘些南瓜冬瓜之类的悄悄放入怀中，大家都装作没看见，这便是徽州中秋偷菜不算偷的“摸秋”习俗。小时候不懂“摸秋”为啥，长大了才知是祝愿得子的意思。

打了“中秋炮”回家，家家户户在门前支起小桌子，围在一起喝茶赏月。村里有些文化的长者也开始说书，说些嫦娥奔月的神话、月饼上小油纸的故事，抑或薛家将征东征西之类的传奇，直到下半夜全村人才陆续歇息。

现在想想，小时候过中秋的那种快乐很难感受到了，不单是因为现在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不再匮乏，而是我们面对繁杂的世界失去了童真和童趣，不知道这是否也是一种成长的代价。

乡村旅游的出现，让徽州农村晒秋、舞草龙等民俗又开始回归大众视野。趁着美丽秋色，让我们抓住“后青春”的尾巴，走进徽州乡村，寻觅儿时的记忆。